



人生漫遊

冰心的書房

楊橋東路17號，安靜地坐落在福州市三坊七巷一隅，兩排青灰色的風火牆中間，是傳統的木質門楣。左側，「冰心故居」4個鑲金字端莊舒暢，像她筆下的「小橘燈」一樣透着溫和與明亮；右側，「林覺民故居」遒勁有力，散發着奮鬥的力量。在這個秋日的午後，我輕輕踏入院中，尋找冰心先生的足跡。

冰心生於福州長樂，父親謝葆璋參加過中日甲午海戰，其言傳身教對冰心的愛國心、強國志有着深遠影響。對於這個福州故居，冰心曾這樣寫道：「左右兩旁還有許多自成院落的房屋，每個院落都有水井；北院之西還橫亘着一列坐西朝東的雙層樓房，樓房之西為花園。」冰心在文章裏並沒有提及舊居的書房。我於書房前駐足良久。書房不大，一張方桌，上面有一方民國時期流行的墨水筆盒，半開的狀態似在與女主人對視；桌子一側，是一把藤椅，另一側，則是一張方凳，它們承載着冰心先生和親人、文友們多少溫馨的時光。藤椅後面，是一張單人床，草青的被單，流淌着一份素簡和雅致。

在我看來，冰心先生的內心，始終有一個寧靜的書房，裝滿美好的夢想和溫暖的力量。11歲時，她看完了全部的《說部叢書》以及《西遊記》、《水滸傳》等；1912年秋，她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福州女子師範學校預科。之後，她一路北上，在五四運動時期積極參加了學生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。她的那間書房，盛滿夜深人靜時的毛月亮和墨香中的傳統文化。舊居裏的榕樹，將少年冰心與墨香為伴的時光，搖落在院落的青石板上，讓我在百年後的今天駐足時，依然可以感受到讀書的力量、寫作的希望。



● 作者在福州冰心故居前留影。 作者供圖



心窗常開

善念感召 回歸本色

人如健康欠佳，老境頹唐呀！堂堂男子漢，遭逢中風這厄運塞遇，不由不被收進老人院去，這對他真是晴天霹靂呀，老人院環境陌生、條件差，人際關係又要大調整；老人院內因小事致不和的同房、鄰座，不少摩擦甚至身心受損、精神創傷也時有可聞，唉，大丈夫不再是昔日警隊執事話權的領袖了，要言聽計從、聽教聽話，否則出事，老人院拒收。住進老人院，如果和他人關係不妥，養老就易變虐老，這是本地老人院之真實哀歌。

丈夫以往在警隊是工作狂，熱心長期做「生命熱線」義工，有正義感及大愛之心，子女皆以父為榜樣；兒子在倫敦工作，女兒有家庭有下一代，未能常探望老爸了。

昔日美好的回憶，是我倆拍拖至新婚的日子，那時我倆住在某唐樓6樓，丈夫上夜班的話，要半夜近1點才下班；但晚飯後我一定不容許自己入睡，深夜仍要雙眼望住窗外大街上，等待良人歸來才能入睡，矇矓中，我望見他了，平安夜歸就覺得是很幸福了。

「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。」我

家大丈夫，自2021年11月25日起，因交通延誤致中風失救，出院後暫住進西環某養老院，帶來生命的轉折，由那時起，我感到自己瞬間也變老了。如今他常臥睡床上，每見到朋友同僚們來看他，就即要求我們扶他上輪椅，推出園子散步遊遊了。原來他的人緣很好，中風以來，他的朋友同僚們，常逗逗遠道上山來探望他，陪他下午茶聊天。我衷心感謝多位老友的關愛，他們卻說，鄭Sir待人好，大家常獲得他慷慨重義的關顧，這是他積下的福呀！

我愛文學，寫作是延續自己活力、使我不老的一種魔法哩。投身青少年文藝創作令我心靈滋潤，我老了反而有更多時間自由寫作，為青少年栽花，讓文學花兒朵朵開，家園更美好有意義。

幸生活有愛，中秋生日的他有福氣了，義工友情，同胞義氣，家人關愛，各種善念感召着他；他接受女兒為他報讀之語言訓練班及肢體律動課，不認命要回歸英雄本色！

我趁自己仍有靈感寫作，仍有能力照顧丈夫，就會全心全意努力，照顧好中風良人的起居生活，任重道遠去達成我的兩大重要使命哩！



● 中秋生日的他。(立雄繪 作者供圖)



琴台客聚

憑什麼「啄」我？

數十年來，幾代國家領導人都一再強調中國永不稱霸，西方有所謂「漢學家」就是不肯相信。難道沒讀過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：「以力假仁者霸……以德服人者王……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……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悅而誠服也……」儒家思想會認為王道永遠勝過霸道。漢宣帝延續西漢最繁盛的歲月，他曾有言：「漢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雜之……」可見「以德服人」、「以德服仁」要先有雄厚實力在背後支撐。今天我國提出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已見初步成效，許多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我國外交政策心悅誠服。最爾小國的代表來華，都享受到上賓之禮。先有逐步實現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，然後才有本事去講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。否則誰理會你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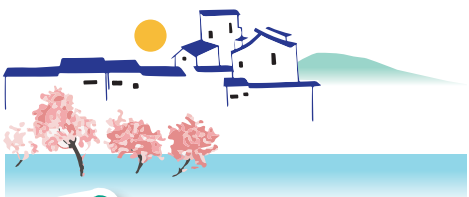
戲劇與電影常有主角和配角之分，男主角、女主角、男配角、女配角等等都清楚明白，報酬不同、戲份有異。近年男女主角又叫「男一」、「女一」；主要配角是「男二」、「女二」；若是長篇劇集，還可以有男三男四、女三女四等等。假如劇情需要男一男二、女一女二各自處於直接競爭的關係，那麼男一女一就總

是處處都比男二女二優勝。搞不好男二女二還要成為劇中的最大奸角、歹角呢！

動物行為學家在研究雞群的行為時，發現了「啄序」(Pecking Order)現象。雞分等級，高階的雞永遠可以隨時隨地啄低階的「同胞」，以顯示自己的身份地位。「老子就是要霸凌你！你又奈得我何？」

許多群居動物則有「AB男」的習慣。族群中最強壯的雄性是A男(Alpha Male)，第二名則是B男(Beta Male)。這「α」(阿爾法Alpha)和「β」(貝塔Beta)是希臘字母的首兩位，大概對應英語的A和B。A男不能接受B男挑戰自己在族群中的絕對領導地位，美食我先嘗，美女我先挑！只要稍稍察覺到B男開始長肌肉、增力量，就要狠狠地教訓他！甚至將「二當家」打成殘廢也在所不惜，自己的利益永遠在集體之前。絕不是這「小弟」有何冒犯，只是老大哥不許還有誰能過上自己那樣體面的生活。

今時某國當了好些年「A男」，慣性要隨時隨地「啄」中國一嘴。但，憑什麼？戲劇也有雙生雙旦的安排，男一男二和平共處也是有的。已見衰老退步的舊A男硬是要分勝負，我們只好奉陪到底！



百家廊

張維菊

心上的月光

終於等來了月亮——隔了窗子照過來。彼時，我等到和看到的，是八月十六的月亮了。

在千里白沙堤的海中，她明，淨，靜，美，照耀人間。窗子上鍍着金月光。人間亮着。我的心也亮着。

秋蟲熱烈地唱。有一隻，音調長，格外清亮，像是聲喚，而始終得不到期盼的應答。

從老家提回來的螢火蟲，放在陽台花架上。牠在長長的蔥管裏緩緩遊動，一閃一閃，發出綠綠的光亮；那青蔥也被照得脈絡透明起來，很是有趣。夜半，起來看螢火蟲，不見明滅。人間已安睡在如水的月光裏，螢火蟲也睡了麼？我從繡球花枝上找到了那截蔥管，裏面已空空如也，不知誰把蔥管頭上繫着的草結解開了。

老家門外多流螢。牠們閃着光，在夜空飛舞，偶爾會打着小燈籠，落到你手心裡來。女兒第一次見這麼多的螢火蟲，興奮地喊着，東奔西追。愛人給她捉住了一隻，卻不知如何將這隻神奇的小蟲子帶走。孩子的爺爺隨手從門前菜畦裏摘下一截長蔥管，說：「放裏頭，捉着。」同螢火蟲一起帶回來的，除了嫩玉米、鮮花生，還有兩個大南瓜。

「鵲鵲，扛大刀。你要誰？」記憶的月光裏，兒時的歌謠亮亮地響起。一幫小人兒，在月亮地裏，玩「挑兵挑將」的遊戲。一家人坐在

桌前，分吃母親擺在白瓷盤裏，切成小扇形的月餅的情形，格外清晰起來。咬一口月餅，吃幾粒石榴籽兒，無意間的搭配，在今天看來，正好暗合了營養美食的標準。月餅與餃子平分了天下，成為那個年代最素樸也最奢侈的美味。母親總會留出一包，藏在麥缸裏。等到冬天，下了雪，小孩子沒了吃頭兒時，悄悄取出，一人分一小塊，那驚喜，竟比別人家多過了一個節了。

記憶的月光也照着曾經的少年。高一那年的中秋節，學校沒有放假，每個學生都可以去伙房領到兩個月餅。心裏其實是很不屑的。想着反正自己有地方去，有月餅吃。那晚的自習是不必上的。我便帶了梅同學，想要去離學校最近的二姐家吃月餅、過中秋。等我們興沖沖地從學校出來，步行至二姐家住的民政局大院的平房時，不見人影，只有鐵將軍把門。心情失落的我，不甘心就這麼回去，又帶着梅同學，去大舅家住的縣委家屬院。也並不遠，與二姐家僅隔着中醫醫院。上樓敲門，無人應答。下得樓來，才發現，樓上根本就沒有亮燈。這才猛然想起，中秋節，二姐一家要回銅石姜家莊，大哥大嫂也要帶着小侄子，回資邱老家過節的呀，怎麼會留在城裏呢？我們只好返校。一路上，我步子邁得很快。梅同學幾乎是要小跑着，才勉強跟不上我。她說：

「你看，月亮真明。」我停下來，仰臉看月，眼前卻一團模糊了。因為我的自以為是，害得她跟我一道，過了一個沒吃上月餅的中秋節。

如今，我們不會為過節翹首以盼，也不再像從前，捧着一塊月餅吃得津津有味。日月如梭，我們捉住了多少歲月的金線？

時近中秋，紛亂中坐定，燈下讀書。《作品》雜誌第6期，柳冬嫻的長篇隨筆，《這樣的戰士：〈野草〉時期的魯迅、軍閥與「文人學士們」》。文字的月光朗照開來。

夜深沉。我走到陽台，把紗窗打開，凝視那一輪將圓未圓的明月。如此寂靜的夜晚，一定還有同在望月的未眠人吧。不知何時，小貓立秋坐在了我身邊，跟我一樣，仰着臉看月亮。女兒從路邊撿回的賴賴巴巴的小流浪貓，如今活潑敏捷，毛色滑亮，妥妥的一枚高顏值小可愛了。這般安靜、專注的牠，也喜歡這落滿人間的月光嗎？

天上月亮，用手機拍出來，總是精緻版，未免令人生憾。桂影婆娑，手機卻捉不到那影兒。茉莉、蘭花，還有龜背竹的葉子上沐着的那一層清輝，也拍不出。想來，世間美好，無須刻意記取或聲張的，它自然來去，恬淡於心。我不曾捉住過，哪怕一絲一縷的月光。那些月光，那些拂了一身還滿的溫潤月光，就在心上。



掬袖乾坤

余似心

如果問成熟女士們夏天外出必帶的東西，根據非正式調查，當中外套、披巾或風衣佔很大比數，原因都是因為「香港的冷氣太凍人」！

這是在香港夏天常遇到的問題，食肆和不少公共場所，空調溫度都調得很低。巴士上雖有調校掣，但有些空調風口位還是強風陣陣，車長說無法減低風力，見過有乘客穿上兩件風褸，還要把帽子蓋上。

我最近在政府某機構待了1個多小時，那天忘了帶外套，強勁的空調冷風就讓我感到快要變僵硬了，但又不方便離開，難受得很，幸好沒冷病。

記得多年前港府已宣傳空調溫度數以25或25.5攝氏度為最佳，勸喻大家要環保節能，但似乎連公營機構都忽略了這標準，別說私人公司了。在全球都在講減少碳排放，為下一代着想之時，香港不少空調系統仍在使用最大的功率，我們也沒有強制性執行的法例。

空調到底應以多少度為合適？其實國際標準組織(ISO)有一個推薦

香港夏天真太冷

值，夏天是攝氏23-26度。

國家在「十四五」規劃提出的綠色節能方向，大型商場、賓館、餐廳、寫字樓等須嚴格執行公共建築空調溫度控制標準，夏季製冷溫度設置不能低於26攝氏度，被當局抽查發現的話，有機會被重罰罰款。我國台灣地區，也要求各機關和學校將空調控制在26-28攝氏度，並鼓勵大家穿着輕便服裝上班上學，以節能減碳。

日本環境省更提出，夏季空調在28攝氏度是最令人舒適的。

有科研人員指出，人類演化的身體固有恆溫，是「什麼樣的溫度才是人體最舒適」的科學根據。人體經過長期進化，自身溫度平均值保持在37攝氏度，因此人體外表感受到舒適的溫度應是稍低的25-26攝氏度。

故此習慣空調低溫的香港人總認為其它地區的冷氣不夠冷，看來這是我們自己的問題，周邊地區都在節能了，我們還沒有認真處理，香港政府的環保部門和民間環保組織要行動了吧！



網人網事

狸美美

剛剛過去的9月10日，是第22個「世界防止自殺日」。同一天，港大連同非政府組織公布了香港最新的自殺數據，4個字：觸目驚心。

根據報告，香港去年自殺率為13.6，同比略有下降，但貌似正面的表象下卻隱藏着15歲以下青少年的自殺率在顯著上升——從2022年的7人增至2023年的24人，創下10年新高，女童自殺率更從0.5一舉增至4.2，按年急升7.4倍。一個巴掌大的地方，統共也沒多少小朋友，卻平均每半個月就有一個孩子自我了斷了，實在是讓人擔憂不已。

事實上，香港青少年自殺率近年來一直呈上升趨勢，較八九年前已飆升近一倍。專家普遍認為存在幾方面原因。

第一是學業壓力。這也是東亞國家及地區青少年自殺率普遍高企的通用原因——「內卷」，就是東亞的魔咒。香港雖稱不上「卷王」，但普遍重視升學的教制制度，也注定了孩子們絕不會輕鬆，更容易埋沒原本的人文藝術體育等愛好特長。此前有媒體報道，很多香港青少年因學業及人生方向問題而出現心理障礙。

第二個原因是疫情。雖然距離疫情結束已有兩年時間，但3年的閉門，注定了這一代孩子的心理必將受到深遠甚至是永久的影響。在該學習的時候他們停課了，在該社交的時候他們居家了，某日突然恢復正常，他們面臨的是既要趕學業，又要調整心理、克服孤獨，和老師同學重建關係網。在本已「內卷」的環境下，他們等於要

花兒為什麼凋謝

再憑空擠出3年的時間來彌補，這當中的壓力可想而知，每一個細節都可能導致崩潰。

第三個原因是網絡。與他們的前輩不同，這一代孩子是生長在互聯網上的。以前的憂鬱，會向父母、老師或朋友傾訴，抑或到書中尋找答案；而現在的情緒，則大概率被傾倒在社交媒體上。但「網絡樹洞」雖可宣洩，卻沒有什麼實質幫助，因為看客大都不關心、二不專業，很多時候並不能給出有建設性的意見。更有甚者，回帖人同樣面臨類似的情緒困擾，兩個或多個不成熟、沒經驗又有差不多煩惱的人聚在一起討論，有機會放大負面思考，甚至出現極端反應。比如，前幾年詭異非常的「4位陌陌青年張家界集體跳崖案」就曾引出震驚世界的「網上約死群」。有老師曾潛入過「約死群」，發現「裏面的聊天內容充滿負面情緒」，而群內成員則「大多和自己學生年齡相仿」。更讓人恐懼的是，除了學生，群裏還有面目不清的人專事引導和挑唆輕生。而據媒體報道，這樣的「約死群」在主流社交軟件上可以輕鬆搜出100個。

此外，模仿效應、朋友流失、青春荷爾蒙變化等也都對青少年心理造成影響，而每一個孩子身上的壓力都是多重的，而當身心已疲憊，每一個小小的事件都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
青少年自殺並不是個人的悲劇，當愈來愈多的孩子通過極端方式去解決問題，真正要深刻檢討的該是社會。



信而有征

劉征

我現在只喝一種飲料，就是奶茶。而且只在電影院喝。一旦電影開幕，我就喝奶茶，順帶着就很幸福。在其餘大多數時間，我只喝水。所以這杯奶茶成了一個中年人最後的倔強，以顯示一種不屈服於肉體自身限制的任性。

時間退回到20年前，那可大不一樣。那時的我喜歡碳酸飲料。芬達、可樂，我鍾情於一切帶氣泡的糖水。不過可口可樂最多。那通常是在運動之後，身體出了一身汗，正需要這樣一杯帶着氣泡、很甜又冰鎮過的東西。喝進去的那一刻，喉嚨會忍不住冰鎮的刺激抽搐哽咽起來。氣泡這時還會添油加醋，一齊湧到嗓子眼裏。而後，暢快地打一個嗝！這一切都是純粹自然的應激反應，可沒有比這更爽快的事了。

還有一個附帶的快樂。我們大學食堂那個銷售可樂的機器是自動的。你只要付了錢，就自己拿個杯子去接。不知道為什麼這種行為也有種快感。你把杯子向裏壓向一個黑色塑料閘門條，只聽到「卡塔」一聲，黑色的氣泡水就流下來，撞擊着你的

可口可樂

杯子。因為水裏加了氣，那聲音聽來有些虛浮，就像什麼東西已經落地，在剛好要爆炸的時候，他的重力卻因為密度不夠高，落地之聲就不是實力的，而是虛的。況且，那些氣泡在迅速爆破，我很喜歡這種聲音。此事過去快20年了，我還能準確描述出它的細節，可見無論是這行為、還是這飲料，它們給我帶來的快樂有多大，這是屬於2元錢的快樂。

不過還有一個不正經的理由。我喜歡可口可樂，是因為它很「紅」。不可置疑，我幾乎完全是為了它的通體紅色才愛上它。就好像我不喜歡百事可樂，純粹是因為它有一抹藍。不知道諸位看官有沒有像我一樣的經歷。直到後來，我開始進入到傳播這個行當，對它們進行一番鄭重其事的研究，才發現喜紅或藍都不是我的理想，而是一個事實。

我所採用的方法是文本分析，就是把能找到的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廣告都看一遍，然後比較其中的差別。結果不負我望。我發現，所有的可口可樂廣告都是運動型的。要麼在球場，要麼在什麼別的運動項目過程當中。大家剛一結束運動，就

將可樂瓶子傳來傳去，以表達分享、友愛與激情。

百事可樂則不，它的廣告豐富得多。我曾經看到一則米高積遜為百事可樂拍的廣告，他在其中代表成年人，需要和另一個小孩溝通。這飲料在他們之間傳遞，就成了一種傳承和代際交流。或者還有別的廣告，表達自然的主題。

也就是說，這兩款糖水在形象塑造上刻意強調了紅色的激情和藍色的冷靜。相應地，可口可樂的原始配方中就有令人興奮的古柯葉提取物。百事則有發酸，它的原始配方當中含有苦橙葉提取物提供的檸檬風味。

作為一個衝動熱情的白羊座，我喜歡這一抹紅色。那些純粹理性、冷靜的人，則會選擇百事。可見，當一種意義塑造對應到口味和視覺，它就變得自然而然。差別說起來，創新倒成了次等，發現差別本身的存在才最重要。或者這也可以解釋何以作為區分，闡釋和功能向來是並行不悖的。一個看向歷史，一個看向未來。這或許就是人文與科學的差別，它們不同，卻相互需要。